

## 宝天大塌方

刘勇 刘双贵 (报告文学)

## 那火炬、那红灯

1988年8月7日15点30分,

正文立秋。

陕甘交界的宝(鸡)天(水)山区。狂风大作,暴雨如注,铁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宝天铁路,全长148公里,倚陇山,傍渭水,是通往大西北的一线咽喉,也是令人提心吊胆的要隘险关。

深夜23点多钟,渭滩养路工区的巡道工张贵志身披雨衣手提信号灯,象侦察兵一样小心翼翼地巡视着脚下的每一节钢轨和枕木。突然,借着一道刺目的闪电,他发现一股泥石流正无声无息的漫过铁路,路基已被大水冲垮,约25米长的钢轨和枕木悬在一个深约6米的大坑上。他用信号灯照了一下手表,23点30分——“不好!187次快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他马上意识到几分钟后这里将会出现一场多么可怕的事。他立即点燃了随身携带的火炬,上下急着红色信号灯,在风雨中迎着列车开来的方向拼命跑去。

由南京开往兰州的187次快车正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迎面驶来。警觉的司机看到在风雨中飘摇的红灯和火炬,立即采取了紧急制动,飞驰的列车终于在事故地点50米外嘎然而停。望着眼前悬空的钢轨和黑呼呼的深坑,人们不禁骇然失色。

50米,只消三四秒钟啊!

一千多名旅客的生命靠着那柄火炬和信号灯保全了。那火炬、那红灯,凝聚着多少颗铁路工人神圣的责任心啊!

## 那座山头正在缓缓倒下

8月8日晨7时,暴雨仍在哗哗地浇着。伯阳桥隧工区工人杨茂森发现渭滩至伯阳间的一座山头护坡上出现了一道长约60米的弧形大裂缝,混浊的山泉水正向裂缝里汩汩流渗。杨茂森见状大惊,这是大面积滑坡塌方的先兆啊!他飞快地跑回工区报警。工长董益计和段党委书记王富强闻讯后,立即分别乘轨道车向现场赶去。

王富强的轨道车尚未停稳,忽听有人惊呼,“快躲开,塌方了!”王富强抬头一看,眼前这座山坡正缓缓地压了下来,司机猛踏油门,轨道车一下子冲出80多米,只听背后一声闷响,那座山头已铺天盖地地塌了下来。顿时,电气

化铁路的两根高压电线被砸断,进站信号机被砸坏,铁路被埋没,通往大西北的陇海大动脉被一“刀”两断!

这位工务段的党委书记被眼前这场惨景惊呆了。他在宝天线上干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到这么大的塌方。他含着热泪,不顾落石的危险,爬过塌方的土山,抓起电话向上级报告。

电波载着这个沉重的消息,瞬间便传到了西铁分局、郑州铁路局乃至铁路部、国务院……

## 他们一旦踏上战场

天公怒气未休,暴雨依然。西安分局的领导、郑州铁路局的领导、宝鸡铁路办事处的领导闻讯后纷纷乘汽车、火车、轨道车冒雨向事故现场进发。

十几支抢修队伍冒雨向事故现场汇集。

一切都在以最快速度进行着。

现场临时指挥刘志福、王友梅一面请求上级支援机械,一面组织工务段500多职工和民工上山刷坡。工人们在山顶打下安全桩,绳子拴在腰间悬在山坡上刷虚坡、清险石、打炮眼。山坡又陡又滑,雨下个不停,工人们个个滚爬得象泥人。曾几何时,他们心中还各有怨气。怨物价飞涨、怨工资太低、怨住房太挤、怨子女就业太难……然而他们一旦踏上战场,满腹怨气便化为冲天豪气。这,就是当代铁路工人。

晚上从咸阳桥隧工程段首批赶到的大型推土机,装载机象两头出笼的雄狮,怒吼着张开大口,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压在铁路上的泥土,一时群情激昂,人们干劲倍增。

## 在这危难的时刻

从塌方的那一刻起,千里陇海铁路线的大小车站立即引进一片骚乱。从新疆运往成都的15车哈密瓜被停留在天水车站,瓜在车内慢慢变质;陇海线上不少车站停满了受阻的客货列车;宝鸡、西安、成都、洛阳、郑州……的候车大厅里到处是退票的呼声。据统计,宝天大塌方以后,仅西安铁路分局管内就停运61列客车,79列货车,受阻保留29列货车。……

平时仅能容纳三千人的宝鸡车站候车大厅一下子拥挤了1万3千余人。汽车个体户漫天涨价,宝鸡至天水的汽车票由17元涨到40元;流氓、扒手也趁火打劫,一夜之间,宝鸡车站有几十起窃案发生。然而他们仅仅只能逞狂于一时。宝鸡市市长和两位副市长及时到车站看望滞留的旅客,市政

府组织了53辆大汽车把两千多名旅客送往天水;宝鸡市公安局和宝鸡驻军分别派出公安干警和解放军战士协助车站维持秩序,一时间,20多个窃贼纷纷落网。

宝鸡铁路医院院长吴德荣带领医疗小分队昼夜巡回医疗,宝鸡车辆段、宝鸡水电段主动组织职工给旅客们免费送开水……



本版编辑 叶广岑

## 听曲 (散文)

“咔嚓!”我的相机留下了一张彩色的定格,也留下一个永恒思念。

那是我们去勃固城远足的日子。

下缅甸的这座城是一个充满传说和诗意,令人悠然忘世,浮想联翩的地方。

往常,有人总要抱怨社会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行。可面对这危难时刻的此情此景,不知君又何言?

## 敬礼,英雄的铁路工人

正在现场指挥的分局长冯德顺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问:“陇海线8月10日能不能提前通车?”冯德顺望了望站在身边的局长何志钜。何局长接过电话坚定地回答:“请部领导放心,明天一定让列车顺利通过陇海线!”

一寸光阴一寸金,在这里真正体验出时间的难以计算的经济价值。

8月10日抢险进入最后铺轨的尾声,拓石工务段的工人们换轨的换轨、铺枕的铺枕,新路在这些无名英雄们的脚下寸寸、一尺尺地延伸。8时整,最后一颗道钉砸实,被天公切断了两天两夜的陇海大动脉终于在铁路工人那一双双粗壮的手中紧紧地弥合了!

当第一列客车从这里平稳地快速通过时,参加抢修的两千多名干部、职工和民工们,列队两旁,接受着车上旅客们崇高的敬礼。他们当中,不少人眼睛潮湿了——

## 观电视剧《包公》

张忠施

一台戏  
唱了千年,演了千年  
台前台后把多少眼泪空赚  
包青天,包青天  
呼了千年,唤了千年  
为什么竟成了今人心中的神仙  
不应再唱了  
不应再演了  
包公  
你早该在这个世界上  
闭眼

缅甸白塔象巨人的头颅,在艳阳下,高傲地昂着。拥挤的街道似彩色的毛巾,铺展在澄碧的河水之旁。手拿着寺院主持赠送的纸扇,依然扇不去周围的闷热。我们匆匆地赶到一所餐厅,用冷饮冷却上升的体温。

一曲乐声悠悠传来。

开始时声音是微弱的,象秋虫一样的低鸣,从遥远的什么地方飘了过来,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渐渐地把我们吸引住了。然后又换成了另一个调子,更豪放也更拖长了。继而,音调增添了炽热,扩展了音量,加快了旋律,象骤雨敲打着芭蕉叶,发出清亮的声音。最后,象是卷起的印度洋的狂涛,拍打着堤岸,拍打着山崖,拍打着每个人心中的礁石。

热,消失了。周身似清泉流淌。忧烦,忘记了,如身临琼瑶。

抬眼望去,餐厅的中间,坐着一位乐师。手中正弹拨着一种琴。那琴被漆得红光彩亮,象一只凤凰,卧在他盘膝的怀中。琴上有许多弦。主人告诉我,那叫弯琴。

我以前从来没听过弯琴弹出的乐曲,第一次聆听,就觉得音色纯美,音域也非常宽阔。初听起来,象琵琶一样揉和着伤感,细细品味,却感到一种奔腾的激情。给人一内涵的、舒缓的、诱惑的忧郁。

它是缅甸的民族乐器。细瞧那琴师,留着一撮黑黑的胡须,年纪不算太大。花格衬衫下系着一条花格筒裙。筒裙的结打得十分讲究,布脚高高翘起,象个引颈打鸣的“鸡头”。

餐厅里设有乐队,这恐怕是不少异国的风情。但大抵是管弦乐队,给人一个热烈,热闹的场景。可是,我们眼前的乐队,只是独独的一人。能调动起川流不息的食客们的食欲么?

我走上前去,端起相机,想寻找一个理想的角度。他欣然地对我一笑,又运动起十根灵巧的手指弹奏起一支动人的乐曲。

我猛然发现,乐师是个极漂亮的人,有一个能使画家感到喜出望外的脑袋,他的前额已刻上了些微的皱纹,明亮的双眸不停地燃爆着火花,是富有想象的艺术的火花。虽然,在这个国度上,乐师这一职业被视为是卑贱的,但是,他向每一个上层阶级和普通入播下了诗和歌的甘美。

我们仿佛溶进那优美的乐曲之中,看那周围的人亦是如此。同行的小朱端了一杯啤酒站在他旁边,曲子一终结,便双手递给了他。

他没有推辞,也没有谦让。双手举杯致意,那眼神从我们这帮中国朋友身上扫过去,留下了感激、欣慰、欢乐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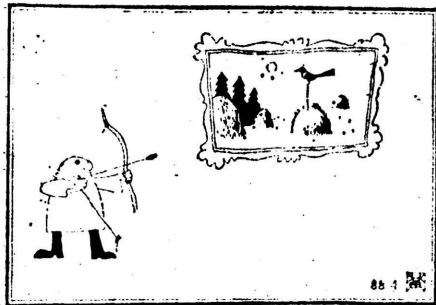


华山雄姿(国画)

何纪争

情不自禁

黄国安



注册商标

## 广东省汕头市金科螺钉公司

经理 袁鹏 许培然

广东省汕头市金科螺钉公司系电子工业部指定为彩电整机紧固件国产化配套生产企业。

该公司引进日本先进的成套设备及生产技术,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及丰富的生产经验,能按客户的不同要求,生产国际标准及美制、日制、德制、英制等多种制式、多种头型、槽型、

厂址:广东省汕头市新市新岭东路2号

电话:74577 74578 73255

电挂:9518

业务联系:杨凤桦

尾型及多种不同材料的自攻螺钉和机制螺钉、组合螺钉、可焊性螺钉。并能按客户来样、来图试制客户需要的特种螺钉。

本公司产品质量稳定,交货快捷。欢迎客户来样、来图、来函订货及惠顾光临。